

# 火 花 集

华 铃

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样 行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火 花 集

华 铃 著

\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6.625印张 5插页 106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

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 000

ISBN 7—80534—069—2

I·64 定价：2.65元

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编辑委员会编

名誉主编 巴 金

主 编 楼适夷 [林淡秋] 柯 焱 朱 银

编 辑 杨幼生 陈梦熊 蒋 坚 胡洁之

孙述如

火花集

羽太雨題

---



华 铃像

李老师，

记否学生找的笔名还是您站在教室处休息室的门前给我商量过来的？（37年度的旧事了。其时我从复旦转到盛大像班上一年；给您拉上话、攀上交情可还是第一回。）是您盛情向朱光潜前辈推荐我的第一篇诗与分析（送饭的人也去了）说是稿子已上空邮发出了好了（决定登上什么名字。我才从“我是乐章牛花，谱号像只铃”想到了“花铃”这个主意；终于催生出了“花铃”来。因此“花铃”实由您老人家而来。

抱歉的，妙也美妙在这里：除了您在写序文以外，七八年来您给学生找不下姓封的单位里总把姓叫“琳”。卡之琳的“琳”。“琳”字我记下了。“琳”字琳琅也美玉也。可惜我不是。玉不是我本质。我设定的高貴、晶莹；没他的剔透、玲珑。我是花，（一直在污泥中生长，一直与污泥不分）还是野的！不受根供，不受盆裁；既平凡如她。没玉的宝光真彩，不过玉也没有我的缤纷、我的新鲜、我的自气、我的生命！您不也说，我的本质是什么质朴、天真、自然嘛？

作者手迹



华铃与李健吾

---

## 缘 起

---

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，并具有特殊的风貌。

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，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，大致可分三个阶段：一、抗战初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，全国作家大都在上海，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。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。二、“孤岛”时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，上海四周虽已沦陷，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。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，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，采取种种灵活方式，继续与敌伪周旋。当

时的文风，仍多激越，但限于环境，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。三、沦陷时期，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。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，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，坚持民族气节、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（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）更是大有人在。他们或用“商办”名义，继续编印书刊，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，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，发表反映现实生活、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，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。这时的文坛，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，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，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。这类作品，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，甚至色调暗淡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！就是发表这类作品，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，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，有的甚至惨遭杀害。

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，都值得保存下来，使后代知道：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，有过这么一批作家，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，为我国的现

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。而流光易逝，岁月不居，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，大批资料仍然散佚，有待搜集，再不抢救，恐将荡然无存！

同人有鉴于此，集会商讨，决定承担起编纂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的责任。钩沉辑散，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，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诸省，以至香港、南洋等地，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（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杂文、剧本、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），分辑陆续出版，每辑十册。

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，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，推举楼适夷、林淡秋、柯灵、朱雯同志为主编；具体编务，则由杨幼生、陈梦熊、管权、胡凌芝、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。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。①

担负工作的同志，各有自己的岗位，抽暇收集材料，走访求教，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，费时数月，一有所获，则欢欣如得至宝。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，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。展读当年作品，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，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，仿佛历历

---

① 1985年起，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在目，许多篇章，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。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。

我们深感遗憾，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“丛书”出版就溘然长逝了，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。

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

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二年三月

## 华铃诗人论（代序）

李 健 吾

在我的朋友中间，诗人占去一部分。分到他们的友谊，不是因为我写诗，而是因为我喜欢读诗。虽说喜欢，然而并不懂得。万一有什么一得之愚的话，不是由于我的领略，而是由于自我的认识。我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，有了自己做根据，知道自己的弱点，我似乎便有了胆子。有一次，和卞之琳先生闲谈，我说我是一个俗人。这个俗字的对面，不一定是雅，而是诗；它含有散文，尘世，伧俚等等成分。一个什么东西坠着我，或者绊着我的脚跟，长在我的心头，往往拦住我做更高的接触。要不是我强迫自己和诗交纳，我一定会是一块可怕的顽石，比顽石还要可怕，一具沉重的行尸。诗把灵魂给我。诗把一个真我给我。诗把一个世界给我，里面有现实的憧憬，却没有生活的澄清。这是一种力量，不象一般文人说的那样空灵，而是一种充满人性的力量，人性是铁，诗是钢。它是力量的力量。好象一把菜刀，我全身是铁，就欠一星星钢，一点点诗，做为我生存的锋颖。我知道自己俗到怎么无比的程度。人家拿诗做装饰品，我用它修补我的生命。

也就是这个俗字，是我全人的底子，不容我打进诗的境界。我徘徊在外面，当着一首杰作，怀着敬畏的心情，往里探索诗人的存在，一种精神活动进行的方向，一种比较俗近的成分。他怎样把自己联系到字句上面，怎样又把自己扩大，成为人类行止或显或晦的启示。我十九抓不住或者抓错了他的启示，但是，我并不颓丧；因为我早就知道诗和我有一个辽阔的距离。

所以，如今为华铃先生的诗集写序，不仅是一种冒险。而且是一种冒昧。

放下诗，我们不妨谈谈诗人。一个精神饱满的年轻人，象大多数华南仕女，个子不高，但是筋骨壮健，皮肤泛棕，没有旧式文弱书生的气象。他把诗当做糇粮。音乐是他此外唯一的伴侣。他有一副天赋的喉咙，自然而中和，犹如他的词句，流畅而有节奏。看他的脸，有线条，有轮廓，粗眉大眼，俨然如画。独自住在亭子间，浸沉在他的寂寞和心得里面，追求光荣和胜利的造诣。

读完他的诗作，我不由想到他的面貌。拿我形容他面貌的词句来形容他的诗作，就我外行人看来，未尝不是一条捷径。有节奏，一种非人工的音籁；字句不求过分的锤炼；意义不求过分的深切，然而一种抒情的幻想流灌在里面，轻轻袭取我们的同情。不象典雅的《红烛》，巧妙多在文字的精致；不象一般的诗歌，放纵热情和文字游戏；不象任何书呆子，流浪人；有热情，不太奔放，有音响，不太繁碎。这里是语言，是一切生活里面的东西，无以名之，名之曰本色。这

明白如话：

裕昆！你嘱我不必写信来，  
当然，谁知道你如今在汉口，在马当！  
在第几师，第几连，第几班！  
难道地址我可以写得如此荒唐：

“裕昆——汉口——马当  
一个天才，一个战士  
一家子全炸光  
只剩有两个当兵的兄弟！”

这是诗。“真”是这里动人的力量，“自然”再把力量加上力量。我不敢说琅琅上口，但是，我晓得，一种抑扬在我的唇边起落。

最近，多承一位不识者的厚谊，让我读到我钦爱的一位诗人的作品。我说的是走向西北的何其芳先生。多谢那位不识者，我读到何先生主编的《川东文艺》和《工作》，他在前者发表了一篇关于朗诵诗的文章。为什么提倡朗诵诗，在目前抗战的期间？第一，想补救已经快与口语分家的新诗的缺点。第二，想使新诗获得更多的群众。第三，想使新诗同样负起抗战中宣传的责任。朗诵诗不是歌谣。它也不能代替全部的新诗。何先生积极的理论，让我全部援引在下面：

(一) 利用自然的语言的音乐性朗诵。

(二) 说朗诵则不是低吟，不是拿起诗稿宣读，也不是唱。

(三) 应该用简单的明晰的口语写作。

(四) 为着便于记诵与富于音乐性，韵脚是应该采用的。

(五) 内容当与抗战有关，不是个人的感情的诉说，也不是神经衰弱者的感觉的叙述。

这位曾经出入于晚唐的修辞造句的诗人，如今转变了，主张和口语接近。时代太伟大，炮火太猛烈，梦醒了，我们回到现实。同时，在《工作》里面，我读到他的近作《成都，让我把你摇醒》。类似这样的迭句：

虽然也曾有过游行的火炬的燃烧，

虽然也曾有过凄厉的警报，

我喜爱它们，并不因为它们来自口语。说实话，这不大逼似口语。但是，我们用不着向他多所要求，时间还长，而且他去了西北。从前我说他含有十九世纪初叶罗曼谛克气质，有人嫌我唐突，我相信我没有大错。我不懂得诗，我谈的只是那些有关活人的成分，这或许是为什么，我勉强答应华铃先生，为他的诗集写序，而且在这里提到何先生。在他建议的五个条件之中，华铃先生的诗歌至少做到一和三两

个。他的土白诗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无论对象是私我，是社会，他的诗句不见矫揉造作，比较切近何先生所谓的朗诵诗的标准。

我不是说，华铃先生的诗歌就是朗诵诗。他不必一定要走那条道路。这不过是我说二者偶合起来罢了。他是一个年轻人，第一个拨动他的心弦的，犹如过去的何先生，是他切身的感受。好象每一个人，生活有它的限制。但是，好象一块面，它的柔性具有接受任何变动的可能。有一天，打出自我的坚壳，他会和宇宙长青，因为，我们知道，花有蕾，树有芽，人人全有一个开始。华铃先生具有晶莹的开始。欠的是一些些深，广，熟。人类有的是潜伏的热和力。越高越要挣扎。

1938年11月30日

# 目 录

---

华铃诗人论(代序) ..... 李健吾 1

## 第一辑

乌鸦年	1
大牙	2
蟑螂	3
再会了，欧裕昆	4
皇军的“礼赞”	8
恋歌	11
童谣	13
追与逃(儿歌)	15
一步一步地走吧走吧	16
没编号的师团	18
——上海儿童团的西行	
未死的国人哟	21
什么戏	23
诗人与恶势力	26